

# Jeffrey Hudon 博士，圣经考古学，

## 第 23 节，考古学和死海古卷，

### 第 1 部分

© 2024 杰弗里·休顿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在讲授圣经考古学。这是第 23 节，考古学和死海古卷，第 1 部分。

毫无疑问，在大多数圣经学者和考古学家的心目中，死海古卷的发现和恢复可能是与死海古卷相关的最伟大的考古发现。现代的圣经。

死海古卷包含近 1,000 份手稿中的近 1,000 份残片，以及几份近乎完整的《圣经》手稿、注释书和宗派文献手稿，其日期可追溯到时交之前的几个世纪和之后不久。这些化石是在死海西北岸附近一个名为 Khirbet Qumran 的地点附近发现的。我们在这里看到至少一个洞穴的照片，第四个洞穴，库姆兰的实际遗址就在这个地区。

这是通往朱迪亚荒野的悬崖。他们发现时发现了两块著名的铜卷轴。这确实是考古学家而非贝都因人发现的唯一完整的卷轴。我们很快就会解压它。

再说一次，这里有一些关于犹太旷野的简短事实。那是圣经中的哈密德巴尔，米德巴尔·耶胡达。这些又是一些观看通往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和旷野景观的场景。

然后，从斯科普斯山向东，也可以看到荒野的景色。好吧，卷轴本身是在一系列至少 12 个洞穴中发现的，可能还有很多很多。但基尔贝特·库姆兰 (Khirbet Qumran) 遗址的历史要早得多。

我们将尝试解开它，然后继续我们的描述。正如我们在之前的讲座中提到的，基尔贝特库姆兰可能是犹太部落分配的荒野或沙漠地区的城市之一。有些人相信萨卡卡，但也有其他的建议和理论。

这又是库姆兰遗址的俯视图，因为它们最初是由多米尼加人在圣经学院挖掘的。我们又找到了水道，将水从悬崖上的水坝引到现场。这又是恩戈迪附近的一些发掘的照片，也是死海沿岸盐城 **Ir ha Melek** 遗址的照片。

同样，两者都可以追溯到《旧约》和《库姆兰》本身。韦斯顿·菲尔兹 (**Weston Fields**) 最近去世了，他是研究死海古卷历史的优秀著作，第一卷已经出版。

第二卷有望在某个时候出现。他非常详细地解释了古卷的发现历史及其早期破译。让许多人感到相当惊讶的是，1947 年左右死海古卷的再次发现，并不是第一次在死海起源附近的朱迪亚荒野中发现手稿。

基督教领袖、第二世纪和第三世纪的基督教领袖报告说，在耶利哥附近的一个罐子里发现了一份古代手稿以及其他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书籍。同样，杰里科就在基尔贝特库姆兰 (**Khirbet Qumran**) 的北部或附近。因此，这又是对罐子里发现的手稿的早期参考。

其次，塞琉西亚族长提摩太也报告如下。他从一位值得信赖的犹太人那里得知，几年前在杰里科附近的一个岩石住宅中发现了一些书籍。一位猎人跟随他的狗进入一个山洞，发现了一个藏有许多书籍的房间，来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进行了调查，发现了《旧约》和其他希伯来文字的书籍。

我们还有另一位，另一位绅士；我不会说出他的名字，雅各布之类的，在 950 年，大约在蒂莫西斯成为卡里特学者或历史学家一个世纪后，描述了被称为穴居人的犹太群体的教义，他声称这些教义包含在隐藏在洞穴中的书籍中。因此，在 1947 年第一批死海古卷被发现之前，在洞穴或库姆兰附近的某处发现了一些书籍或卷轴。最后，在 20 世纪 30 年代，死海北岸的死海钾肥厂，一个犹太定居点，当地的贝都因人，来自塔米尔部落，向定居点的工人出售古物、硬币和陶器，并提供带他们去参观藏有你们国王时代的书籍的洞穴，再花几个皮亚斯特雷。

我不知道是否有工人接受了这个提议，但这又是对该地区附近可能存在的卷轴的引用。我们还有摩西·威廉·夏皮拉 (**Moses Wilhelm Shapira**) 的记载，他是耶路撒冷人，也是 19 世纪老城的古董商。他因向游客和博物馆出售古董而闻名。

他声称在死海东岸发现了手稿、皮革手稿或条带。他声称这些手稿包含《申命记》的早期版本，并将其日期定为公元前 850 年。然后他想以一百万英镑的高价将它们献给大英博物馆。

学者们在英国检查了这些皮革条，并声称它们是伪造的，可能是真正古老的托拉卷轴的宽边被剪掉，然后用古字母书写。重要的是要了解，米沙石碑的发现时间比这些石带晚十年，同样是在摩押死海以东。所以，这也是来自那个地区的。

夏皮拉对这一伪造指控心烦意乱，于 1884 年在鹿特丹的一家酒店自杀。这些皮革条本身在 1890 年代就被记录下来，然后就消失了。最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最初，约翰·阿莱格罗 (John Allegro) 撰写了有关夏皮拉的书《夏皮拉事件》(The Shapira Affair)。但最近，人们重新研究了你的生活，一些学者认为他对这些古卷的说法可能是真实的。不幸的是，这些卷轴的照片没有出现。

他们太黑了。你看不到文字。这里有这些卷轴的一些副本、它们的样子，当然还有 Allegro 的书。

克里斯蒂安·科德 (Christian Corder) 写道，夏皮拉的商店位于何处。他再次皈依了基督教。他是犹太人，他的女儿写了一本书《耶路撒冷的小女儿》，这是一本小说，但几乎不加掩饰地描述了她自己的生活。

名字被改了，但你可以清楚地知道谁是谁，关于这件事和她父亲自杀的悲伤。此后不久，居住在英国、在剑桥大学工作的犹太学者所罗门·谢克特 (Solomon Schechter) 在开罗本·埃兹拉犹太教堂 (旧开罗) 发现了一位 Geniza。这个 Geniza 里面有非常古老的手稿。

于是，谢克特去了开罗的本·埃兹拉犹太教堂。这是最近修复的，这里有一张照片。这是通往储藏室或 Geniza 的梯子，他们在那里放置旧的、破旧的卷轴。

他只得到了破烂的卷轴和手稿碎片，把它们装进板条箱，然后把它们送到英国，在那里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研究它们。谢克特将注意力集中在一部从更古老的来源复制而来的著作的两个片段上，其中包含一个名为“扎多克之子”的已灭绝犹太教派的教义，该教派存在于公元一世纪左右，由一位被称为“正义之师”的人物领导。。后来在第一组死海古卷《Serekh haYahad》（即《共同体规则》和《大马士革文件》）中发现了该作品的另一份副本。

因此，谢克特再次真正在开罗而非死海附近发现了我们所说的最早的死海古卷。那么，死海古卷是如何被发现的呢？你必须了解他们的发现的政治背景，并了解 1946 年至 1948 年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动荡的时期，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经常发生公开战争。

英国对巴勒斯坦拥有托管权，他们负责并努力维持秩序。这非常非常暴力，而且非常非常危险。又是一辆汽车在大马士革门外燃烧。

即使在今天，您仍然对那些用于道路检查交通和检查过往行人证件的加固信息亭记忆犹新。这是俄罗斯大院或靠近雅法路的区域。你可以看到英国人必须竖立的保护措施，以保护屏障和铁丝网来保护自己。

所以说，现在圣地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正是在那个时候，两个贝都因男孩寻找迷失的羊的著名故事将一块石头扔进山洞，他们没有听到石头撞到另一块石头，而是听到陶器破裂的声音。因此，他们调查并发现了几个有盖子的罐子。

这是其中两人的照片。所以他们认为他们会找到宝藏。他们把手伸进罐子里，不是拿出金子、银子或硬币，而是拿出一个看起来很绿、发霉的长卷轴。

因此，他们把它留下，那天晚上在篝火旁的篝火旁讲述他们发现了什么，然后返回，取回这些卷轴，至少带一两个到伯利恒进行鉴定。也许他们可以卖掉它们并赚点钱。现在，从洞穴中取回卷轴到将其带到伯利恒让古董商查看之间的时间可能很长。

你可以想象在巴勒斯坦的冬天，一本死海古卷挂在帐篷外的钉子上，等待有人去伯利恒拿走它并进行评估。我们不知道那是多久，但可能是几个月。发现贝都因人的阿拉伯人是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哈密德（Mohamed Ahmed El Hamid）或阿迪布（Adib）；狼是他的绰号。

几年后，他一直在试图追踪他。还有一些自称是他的不同人的照片。我们不确定这是否是真实的，是否是真实的人。

顺便说一句，那是一号洞穴。这就是今天洞穴的内部和外面的洞穴入口。因此，这三卷古卷最初是由两三个阿米尔贝都因人（包括阿迪布）在 1946 年、1947 年冬天发现的，或者由于他们羊群的季节性放牧模式，可能更早发现。

因此，他们会在一年中寒冷的时候，冬天，早春来到那个地区，然后搬到高地，在春天晚些时候搬到伯利恒周围的山区。贝都因人将这些古卷带到伯利恒，在那里向经营古物的店主展示。然后它们被认为是希伯来语手稿。

店主乔治·以赛亚 (George Isaiah) 确信这些古卷是真的，并将贝都因人介绍给一个名叫哈利勒·伊斯坎德尔·沙欣 (Khalil Iskander Shahin) 的人，他也被称为近藤 (Kondo)。近藤则拿走了这些卷轴，预付了五英镑，并将其带给叙利亚东正教教会的耶舒·塞缪尔·马尔·阿塔纳修斯，他也是耶路撒冷亚美尼亚区圣马可教堂的一位业余手稿爱好者。他当场以 24 英镑、100 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它们，这笔交易是在 1947 年夏末达成的。

所以，当时发现的第一组卷轴大致完好，并以一百美元的价格出售。塞缪尔试图征求专家对他的卷轴的意见。没有人认真对待他或卷轴。

塞缪尔甚至带着这些古卷前往叙利亚的霍姆斯，在那里他的教会主教也将这些古卷解散了。现在，我们必须明白，当时的耶路撒冷，尽管存在很多紧张局势，有时甚至发生公开战争和暴力，但仍然有很多不同流派的学者。有希伯来大学的学者，有圣经学者的法国学派，有德国学者，还有美国学派。

因此，他把这些内容带给了其中一些学者，然后就驳回了他们。这些不可能是真正的卷轴。他们根本不可能活下来。

于是，近藤派什叶派去寻找更多的卷轴，并在贝都因人的带领下，从洞穴中又找到了四卷卷轴。其中三个以 30 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伯利恒的另一位经销商，而其中两个被发现的罐子的售价又高达每个 75 美分，令人难以置信。伯利恒的另一位店主作为这三卷卷轴的销售代理，联系了希伯来大学的埃利泽·苏克尼克。

请记住，苏克尼克是第一位接受过培训的犹太以色列考古学家，也是以色列考古学的早期先驱之一。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巴勒斯坦分治的当天，苏克尼克乘坐巴士前往伯利恒，观看这些古卷。现在，有必要再次指出，苏克尼克的儿子是伊格尔·亚丁（Yigal Yadin），他当时是一名以色列将军，或者我应该说是哈加纳（Haganah）的一名犹太将军，哈加纳是巴勒斯坦犹太人建国前的军队。

他也是一名考古学家。他恳求他的父亲，不要这样做。太危险了。

你是一名犹太男子，前往阿拉伯小镇伯利恒。如果他们认出你是谁，你可能会死。但苏克尼克有一些值得信赖的阿拉伯朋友。

他穿上阿拉伯服装，到达伯利恒并安全返回。当他在伯利恒时，他为希伯来大学购买了三卷卷轴，其中包括保存不良的以赛亚卷轴和两卷宗派卷轴，即黑暗之子与光明之子的战争和感恩节卷轴。因此，其中三卷几乎立即落入犹太人手中。

于是，圣马可教堂的领袖塞缪尔都主教最终将他所拥有的卷轴带到了美国学校。美国学校（后来又成为奥尔布赖特学院）的大部分人员被疏散。导演走了。

那里实际上只有两个学生，威廉·布朗利和约翰·特雷弗。他们是最接近的博士生。他向他们展示了这些卷轴。

他们立即联系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威廉·奥尔布赖特教授，并以某种方式向他提供了一些早期照片。奥尔布赖特立即回应说，祝贺最伟大的手稿的发现，现代的发现，类似的事情。他喜欢最高级的说法，他在信件中也确实使用了这些最高级的说法。

这里有特雷弗和两位圣马可亚美尼亚牧师的精美照片。这位先生是阿塔那修斯·塞缪尔，都主教。我相信乔治·以赛亚就是这个人。

此后不久，他在耶路撒冷的暴力事件中丧生。发生的事情是约翰·特雷弗恰好是一名业余摄影师。于是他立刻就想把所有的卷轴都拍下来。

于是，他再次搜寻耶路撒冷，从一家商店到另一家商店，躲避子弹，试图找到这部电影。当时所有可用的电影都已经过时了。它已经过期了，而且不正确，但他尽了最大努力，得到了最好的电影。

再次，在一个非常临时的照相馆（如图所示）中，他拍摄了他可以打开的每个卷轴的每一列的照片，以及大都会塞缪尔拥有的卷轴的照片。当然，他得到了也在场的威廉·布朗利的协助。所以右边的照片确实捕捉到了现代圣经学术中最伟大的时刻之一。

那张桌子上有一个 2000 年历史的卷轴，由 Trevor 拍摄。还有约翰·特雷弗（John Trevor），他是一位年长的男人。同样，这些照片由美国东方研究学院出版，有黑白和彩色。

它们可能仍然是研究这些文本的最佳方式，因为自从它们被发现以来，它们已经恶化、变暗，而且更难阅读。发现后不久，由约翰·特雷弗拍摄的照片确实捕捉到了比你实际看到的要好得多的文本，即使你面前有原始文本。这是近藤，伯利恒的店主或出售卷轴的鞋匠，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卷轴碎片被发现，他成为贝都因人和学者之间的中间人。

现在，这里的卷轴看起来确实像是被烧毁了。它的状况非常糟糕。这就是《创世纪次经》，直到很久以后才被以色列人展开，而且保存得很差，但仍然出版了。

因此，最初有七卷：四卷为都主教塞缪尔所拥有，三卷为以色列人或即将成为以色列人（1948 年以色列建国时）所拥有。埃利亚撒·苏克尼克 (Eleazar Sukenik) 正在这里研究他购买了其中一本卷轴，以及其中一个罐子，而他的儿子伊格尔·亚丁 (Yigal Yadin) 在晚年阅读了他自己出版的另一卷卷轴，称为《圣殿卷

轴》。因此，在暴力平息、以色列国成立、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局势稍稍安定下来后，拥有这四卷古卷的亚美尼亚祭司都主教塞缪尔试图出售这些古卷。

他尝试了各种场所出售这些卷轴，但都没有成功。他最终把它们带到了美国，并在《华尔街日报》上出售。这是原始广告：四本死海古卷（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200 年的圣经手稿）正在出售。这将是个人或团体送给教育或宗教机构的理想礼物。

很难相信，但这实际上是《华尔街日报》上的死海古卷广告。好吧，这在以色列被发现并被认可，以色列政府想立即购买这些卷轴。于是亚丁飞到了纽约，苏克尼克的儿子伊格尔·亚丁（Yigal Yadin），和这里的这个人交谈。

这个人的化名是格林先生，他将成为检查这些卷轴并确保它们是真品的专家。他的真名是哈利·奥林斯基，一位犹太学者，很有幽默感。他对亚丁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会危险吗？你需要我来进行危险的军事袭击或演习吗？亚丁说，不，我们需要你做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获得这些卷轴。

因此，奥林斯基看了这些卷轴，认识到它们是真品，于是将它们购买并空运到以色列。其中一些内容再次记录在亚丁自己关于卷轴的书《卷轴的信息》中。所以，在以色列方面，在战争之后，1948年战争之后，以色列控制了朱迪亚荒野的南部。

约旦控制了朱迪亚北部荒野，包括库姆兰周围地区。对于以色列来说，有很多报道称贝都因人从约旦偷偷越过边境，再次穿过瓦迪斯的古老洞穴，进入荒野，进入山区，也许还抢劫并发现古代物品，也许甚至是卷轴。因此，以色列人所做的就是与考古学家一起发起了一次探险队，系统地勘察了边界一侧的所有干河谷或峡谷。

因此，如果那里有任何材料，他们会找到它并从贝都因人那里保存下来，在那里它可能会被制作出来出售，但脱离了上下文，他们不会从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课程。因此，对纳哈尔赫弗河（Nahal Hever）（这些峡谷之一延伸至山区）的早期调查显示，贝都因人的活动包括他们留下的烟头和垃圾，即使是在

最偏远、最难进入的洞穴里。然而，他们错过了材料，并且发现了红铜时代和罗马时期的早期材料。

我在这里怀念的朱迪亚荒野在红铜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以及罗马时期都被躲避当局的难民或强盗占据。那是人们逃离社会、躲藏的地方。因此，朱迪亚荒野中存在着所有这些时期的遗迹，而不仅仅是死海古卷存放在那里的早期罗马时期的遗迹。

这个早期团队的一名成员最近的证词表明，在其中一个洞穴中实际上发现了可能是一名牧师或犹太宗教教派成员的骨骼。他证实了这一点，但原始报告中从未出现过任何内容，因此我们不知道这有多真实。所以后来又成立了另一支探险队，一次更彻底的探险队，覆盖了以色列边境一侧的所有这些峡谷，并再次交给了考古学家团队，Yigal Yadin, Pesach Baradon, 我们之前谈到过，发现了所有铜石时代材料的人是约翰·阿哈罗尼 (Yohan Aharoni) 和纳赫曼·阿维加德 (Nachman Avigad)。由于这些地点地处偏远，这对后勤来说是一场噩梦，因此以色列军队提供了后勤、补给、直升机等方面的帮助，并且这一工作持续了几个季节。

与此同时，在边境的约旦一侧，在发现原始古卷的库姆兰周围，约旦阿拉伯军团上尉艾什·泽宾 (Aish al-Zebin) 在贝都因人的帮助下进行了一次探险，寻找发现原始古卷的库姆兰洞穴，并他成功了，重新发现了那个洞穴。随后，由兰卡斯特·哈丁 (G. Lancaster Harding) 领导的约旦文物部门组织了一次考古探险队，寻找更多的洞穴，并挖掘了距离这些洞穴又很近的基尔贝特·库姆兰 (Khirbet Qumran) 遗址，认为这些废墟与古代遗迹之间可能存在联系。洞穴。该组织由多米尼加教父罗兰·德沃 (Roland Deveaux) 领导，他是法国圣经考古学院 (École Biblique et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即位于耶路撒冷的法国圣经与考古学院。

因此，那里的一个非常有声望的机构将对该遗址进行挖掘，而哈丁则负责寻找更多的洞穴并寻找更多的卷轴。因此，我们讨论了以色列人，他们在边界一侧所做的事情，现在讨论了约旦人，他们在边界一侧所做的事情。贝都因人在做

什么？他们认识到那些洞穴里有钱，还有那些卷轴，所以他们搜遍了整个地区。

当法国人在库姆兰挖掘并回家吃法棍三明治作为晚餐时，贝都因人会出来，他们白天在挖掘工作，晚上出来寻找更多洞穴并挖掘更多卷轴和卷轴碎片。所以，那是一段艰难的时期。研究人员，欧洲人，尽最大努力节省尽可能多的钱，但贝都因人几乎总是领先于他们。

而古物市场上不断出现的卷轴和卷轴碎片，价格越来越高，但没有任何背景。当以色列人和欧洲人到达这些洞穴时，他们会发现这些洞穴被洗劫一空，即使那里有任何古卷，它们也会消失。因此，在确定第 1 号洞穴后，对该洞穴进行了挖掘，发现了大约 70 份文献的碎片以及七卷原始卷轴中两卷的两块碎片。

这是兰卡斯特·哈丁，约瑟夫·米利克在中间，然后是罗兰·德沃。因此，他们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搜寻这些洞穴并尝试挖掘它们。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

约旦文物部门根本没有预算。就连约旦王国也缺钱。因此，需要机构和政府的国际帮助来帮助这些挖掘和勘探。

然后，当然，在库姆兰、基尔贝特库姆兰本身进行了探测和挖掘，并寻找手稿和遗址之间的联系。还发现了类似的罐子，卷轴罐。这些发掘一直进行到1956年，然后以色列人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带着以色列古物管理局的发掘回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经过大量挖掘的遗址。这是一个，我们将在一分钟内对此进行分解。这是库姆兰的遗址，您可以在附近看到一些洞穴。

因此，库姆兰的自然和地形环境位于俯瞰死海的平台之上，后面是通往阿卡谷的悬崖。再说一遍，在雨季或雨季，即山区的冬天，水会顺着河谷流下来，流入死海。因此，基尔贝特库姆兰的古代居住者建造了水坝和渠道，在雨季将水转移到定居点内的蓄水池中。

其中许多已部分恢复。它们被识别并部分修复。因此，即使在干旱的月份，库姆兰也有足够的水可供饮用和洗澡。

看来早期考古学家来到这个地点时，这里相当偏远，但这个地区在古代就有道路系统。因此，它在古代并不像以前想象的那么遥远。基尔贝特库姆兰并不是这些考古学家发现的。

该地区的一系列早期探险家都知道该遗址，但他们并没有在那么早的时间被挖掘出来。库姆兰的发掘基本上澄清了它的历史，这是对那段历史的分解。该遗址可能建于公元前 9 世纪或 8 世纪，作为一个坚固的边防哨所和村庄，约书亚记第 15 章和《历代志下》第 2 章第 26 章中可能再次提到了乌西雅统治时期的 8 世纪。

这可能是他的准军事农业定居点之一。然后，大约在公元前 125 年，一个犹太宗教派别或持不同政见团体重新占领了这些废墟，重建并扩建了它们。因此，他们居住的库姆兰是在这个早期准军事前哨的废墟上建立的。

该教派的成员建造了大厅、工作室和会议室，以及复杂的水渠蓄水池和仪式浴室系统。再次，希伯来语术语“mikvot”，在哈斯蒙尼国王之一亚历山大·贾尼乌斯统治期间，人口显着增加。这一占领因公元前 31 年袭击该地区的大地震而中断，今天当您访问库姆兰时，仍然可以看到那次地震造成的破坏。

其中一个 mikveh 上的裂缝是一个明显的迹象。最后，大约从公元前 4 年到公元 68 年，库姆兰被同一教派重新占领，公元 68 年，一支罗马军队，第十军团，从北方逼近，沿着约旦河谷进军。当时该网站已被废弃。

这可能是因为在古卷被隐藏在洞穴中，犹太教派的居住者的命运不得而知。他们可能被杀或被送为奴隶。所以，我们的叙述就到此为止，下次继续我们对死海古卷的研究。

这是原始定居点 Khirbet Qumran 的美丽鸟瞰图。您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圆形蓄水池，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约时期。这里是悬崖，有一条水道从水坝流下来，注满了这里所有的蓄水池以及这里和附近的一些洞穴。

死海就在这里，死海西岸的现代化高速公路也清晰可见。非常感谢。

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在讲授圣经考古学。这是第 23 节，考古学和死海古卷，第 1 部分。